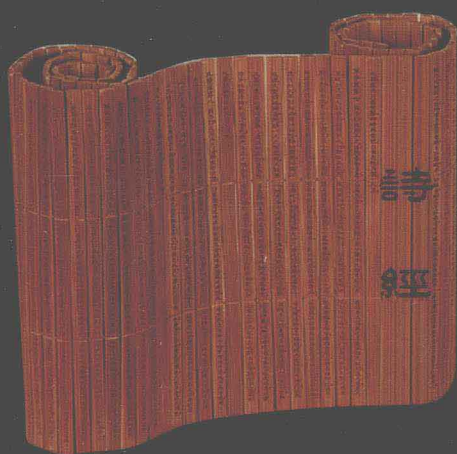


● 程燕 著

詩經異文輯考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詩經異文輯考

程 燕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詩經異文輯考 / 程燕著. —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6
ISBN 978-7-81110-740-1

I. 詩… II. 程… III. 詩經—異文—輯考 IV. I207.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033098 號

詩經異文輯考

程 燕 著

出版發行: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
安 徽 大 學 出 版 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號 郵編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印刷廠
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
開 本: 184mm×260mm
印 張: 24
字 數: 552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43.00 圓
ISBN 978-7-81110-740-1

責任編輯: 秦 野

裝幀設計: 孟獻輝

責任印製: 陳 如 韓 琳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反盜版、侵權舉報電話: 0551-5106311

外埠郵購電話: 0551-5107716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印製管理部聯繫調換。

印製管理部電話: 0551-5106311

引言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是中國文化的經典之一，至今仍為人們吟誦不已。編成於春秋時代的《詩經》，歷經時代滄桑、社會變遷、輾轉抄寫或刊刻，致使其文字形式多有差異，即產生了文獻學中所謂的“異文”。《詩經》異文的產生和文字形體變異、書寫風格密切相關，異文研究不僅有關詩義，也有關學術史，對全面瞭解《詩經》的演變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詩經》異文研究現狀

前輩學者早已認識到《詩經》異文的重要性，著作甚豐。王應麟《詩考》、阮元《三家詩補遺》、馮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陳壽祺與陳喬樞《三家詩異說考》、陳喬樞《詩經四家異文考》、黃位清《詩異文錄》、李富孫《詩經異文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江瀚《詩經四家異文考補》等皆為《詩經》異文研究方面的巨作。自上個世紀以來，地不愛寶，新材料不斷出現。王國維曾說：“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1〕}現代學者皆意識到這些新材料的重要性，紛紛傾其心力進行研究，如今人朱廷獻《詩經異文集證》、陸錫興《詩經異文研究》、于蒞《金石簡帛詩經研究》等皆是這方面的著作，大大開拓了《詩經》異文研究的新空間。

二、本文所收“異文”標準

“異文”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的不同：狹義的異文，“指同一文獻的不同版本中用字的差異，或原文與引文用字的差異”^{〔2〕}。主要是指文字上的差異。廣義的異文，是校勘學和訓詁學上的術語，“指同一典籍的不同版本，或不同典籍轉引同一文獻，或不同的典籍記載同一事物在字句上的互異”^{〔3〕}。本文涉及的異文既有文字學意義上的“異文”，也有校勘學和訓詁學意義上的“異文”。尤其是後一種意義上的“異文”對於我們研究《詩經》文本意義非凡，詳見下文第五部分。因此本文採用“異文”的廣義概念，“凡不同版本、不同典籍中所記內容相同或相關，而字、詞、句使用方面存有差異的情形均視為異文”^{〔4〕}。本書所收《詩經》異文則是專指考古文獻《詩經》及考古文獻中引《詩經》語句或相類語句存在的字句差異。

三、本書材料來源

如前所述，考古文獻研究《詩經》異文方面的著作已陸續出版，但其對新材料的收集各有側重：朱書所收有唐石經，陸書所收有中山王器、阜陽漢簡、武威漢簡、馬王堆帛書、漢石經、漢銅鏡、敦煌卷子三卷、吐魯番義熙文書；于書所收有中山器、郭店簡、上博簡一、阜陽漢簡、漢石經、漢銅鏡、馬王堆帛書。在學者們研究的基礎上，本書擬將在材料的收集上儘量求全、求新，除上述各家所收材料外，還包括其它若干銅器銘文、石鼓文、信陽簡、香港簡、上博簡二、上博簡四、敦煌卷子二十卷、日本所藏唐抄本等。

四、本書所收異文類型

本書在對這些材料的整理過程中發現幾乎《詩經》中的每篇詩都有異文，且異文的類型多種多樣。陸志韋、林燾、王彥坤等學者皆對異文類型有過深入研究，吳辛丑亦對簡帛典籍異文作了分類，^[6] 本書在其基礎上，將考古文獻《詩經》異文類型劃分如下：

（一）古今字。即在某一意義上先後產生的不同字形，是詞義分化後在文字發展上的反應。如：

《蟋蟀》“大無信也”之“大”敦煌本伯 2529 作“太”。“大”、“太”一字之分化，“大”為古字，“太”為今字。

《采薇》“歲亦莫止”之“莫”敦煌本斯 2049 作“暮”。“莫”、“暮”一字之分化，“莫”為古字，“暮”為今字。

（二）通假字。即指古籍中現有本字不用，借一個聲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來表示。《詩經》異文現象較為複雜，粗略分為以下幾類：

1. 諧聲相通。如：《碩人》“邢侯之姨”，漢銅鏡“姨”作“夷”，諧聲可通。《終南》“其君也哉”漢石經 42“也”作“施”。“也”、“施”諧聲可通。

2. 雙聲疊韻相通。如：《關雎》“君子好逑”的“逑”漢石經作“仇”，二者上古音皆屬群紐幽部，音同可通。“南有樛木”的“樛”阜陽漢簡作“糾”，二者上古音皆屬見母幽部字，既雙聲又疊韻，故可相通。

3. 雙聲相通。如：《關雎》“求之不得”，馬王堆帛書“不”作“弗”。“不”，幫紐之部；“弗”，幫紐物部。二者雙聲可通。《隔有萋楚》“猗儺其華”，石鼓文《作原》“猗”作“亞”。“亞”上古音屬影紐魚部，“猗”則屬影紐歌部，二者雙聲可通。

4. 疊韻相通。《卷耳》篇名武威漢簡 31“卷”作“綰”，二者上古韻部皆屬元部，故疊韻可通。《信南山》“雨雪雰雰”敦煌伯 2978“雰”作“雲”。“雰”中古音屬敷紐文韻，“雲”則屬云紐文韻。二者疊韻相通。

（三）訛字。或因形近而訛。《卷耳》“采采卷耳”，敦煌斯 1722“采”作“采”，二者蓋因形近而訛。《湛露》“在彼豐草”，吐魯番義熙寫本“豐”作“豐”，蓋因形近而訛，且二者在古文字中就有互訛現象；或因上下文而訛，《小弁》“君子秉心”，敦煌本伯 2978 作“君之秉心”，蓋涉下文“心之憂矣”而訛。“則篤其慶”，敦煌斯 6346 作“載篤其慶”，蓋涉下文“載

錫之光”而訛，或偶誤，“今者不樂”，敦煌伯 2529 作“今我不樂”等。

(四)異體字。即形體不同而音義完全相同、古代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互相代替的字。如：《牆有茨》“不可埽也”，敦煌斯 789“埽”作“掃”，“掃”、“埽”乃異體字。《鵲巢》篇名中的“鵲”武威漢簡作“誰”，由《集韻》：“烏，或作誰、鵲。”可知“鵲”、“誰”乃異體字。

(五)俗體字。所謂俗字，是區別於正字而言的一種通俗字體，即異體字的一種。由於這種類型在本書中所占份量大，類型複雜，故將其單列一類。關於俗字類型，張涌泉已在《漢語俗字研究》第三章作了細緻劃分，據此本書的俗字類型大致有以下幾類：

1. 改換意符。《關雎》“寤寐求之”，敦煌斯 1722“寤寐”作“寤寐”，“宀”旁在俗文字中常寫作“宀”形。

2. 改換聲符。《采芑》“有瑱薏玼”，敦煌伯 2506“薏”作“惹”，“惹”乃“薏”之換聲符字（“恩”、“忝”皆屬東部）。《山有樞》“弗馳弗驅”，敦煌伯 2529“驅”作“駟”，“駟”即“驅”的改易聲符俗字（“丘”屬之部，“區”屬侯部，之侯通轉）。

3. 類化。《谷風》“及爾顛覆”，敦煌斯 10“顛”作“顛”，右旁作“真”蓋因其左旁類化。《七月》“三之日納于淩陰”，敦煌斯 2049“淩”作“陵（陵之俗字）”，蓋因下一字“陰”從“冫”類化所致。

4. 簡省。或省略偏旁：《終風》“飂飂其雷”，敦煌斯 789“雷”作“雷”，“雷”即“雷”之簡省。或省略筆畫：《渭陽》“琤瑰玉佩”，敦煌伯 2526“瑰”作“瑰”。或簡化筆畫：《載馳》“視爾不臧”，伯 2529“臧”作“臧”。俗字“冫”形左側簡化成兩點，亦見於其它從“冫”之字，如“將”作“將”、“莊”作“莊”、“牆”作“牆”。

5. 增繁。《定之方中》“景山與京”，敦煌斯 6346“京”作“京”。“京”乃“京”之繁化俗字。《兔爰》“我生之初”，敦煌伯 2529“初”作“初”，右旁“刀”形上加一撇乃俗文字中的增繁現象。

6. 偏旁易位。《四牡》“翩翩者騅”，敦煌伯 2514“騅”作“騅”；《小戎》“五檠梁輶”，敦煌伯 2529“檠”作“檠”。“騅”、“檠”皆是通過偏旁易位變化結構形成的俗字。

7. 偏旁訛變。《卷耳》“陟彼崔嵬”，敦煌斯 1722“陟”作“陟”，“止”形寫得左右對稱，訛作“山”形，“止”訛作“山”亦見於其它俗字。《采蘋》“維錡及釜”，斯 789“錡”作“錡”，“奇”與“奇”形體區別之處在於右上一作“立”形，一作“大”形。其原因是：將“可”形上端的橫畫看作借用筆劃，上部則與“大”訛作“立”。

8. 源於古文字形體。在對敦煌《詩經》俗字的梳理過程中我們發現一些俗文字形體與古文字有著密切的關係。如：

《卷耳》“陟彼砠矣”，敦煌斯 1722“矣”作“矣”。曾侯乙匕“戾”字所從“矢”形體作, 與此字下部所從“矢”形體頗似。

《草蟲》“我心則說”，敦煌伯 2529“我”作“我”。這種形體可以上溯到戰國文字，燕系廿年鉅末“我”作, 並可與三體石經（《隸續》）儀作所從偏旁印證。^[6]

《碩人》“巧笑倩兮”，敦煌伯 2529“笑”作“笑”，下從“犬”，加一撇繁化。郭店簡《老子》乙第 9 簡“笑”原篆從“艸”從“犬”。俗字“笑”從“犬”蓋源自古文字。

《甘棠》“蔽芾甘棠”，敦煌斯 789“蔽”作“蔽”。俗文字中“蔽”作“敝”形可上溯到戰國文字，戰國晉系貨幣文字中有一字作，始釋作“當”。李家浩改釋為“敝”，讀作“幣”。其字乃“敝”之省文，省巾內豎筆而加口旁，與敦煌俗字“敝”形同。且漢印、唐碑刻、《萬象名義》凡從“敝”的皆可寫作“敝”。^[7]

《大叔于田》“戒其傷女”之“戒”敦煌伯 2529 作“戒”。戒，戰國文字作（𠂔生丕戈），“戈”下“=”乃裝飾性筆劃，“戒”所從“工”形蓋因“=”連寫所致，下部“八”形借用“工”下一橫畫作“丌”形，即“升”之訛變，睡虎地秦簡“戒”所從“升”作。

《蒹葭》“道阻且右”，敦煌伯 2529 作“各”。“右”西周金文從又，口為分化部件。又亦聲，又、右一字孳乳。“各”蓋古文字“右”之隸古定。

《晨風》“鬱彼北林”，敦煌伯 2529“鬱”作“鬱”。金文“鬱”亦有從“寸”者，參《金文編》356 頁，故“鬱”右下從“寸”者遠有所承。

《常棣》“死喪之威”，敦煌伯 2514“喪”作“𣦵”。兩周金文、戰國文字的“喪”或從“亡”，表示死亡之義，亦表聲，“喪”、“亡”上古音皆屬陽部。小篆“喪”亦從亡，《說文》：“喪，亡也，从哭，从亡，會意，亡亦聲。”（二上十六）故俗文字中“喪”從“亡”有源可溯。

9. 重文。如《兔置》“楮之丁丁”之“丁丁”敦煌斯 3591 作“丁=”，《羔羊》“委委佗佗”敦煌伯 2529 作“委=他=”，“=”乃重文符号。

（六）同義字或近義字。考古文獻《詩經》有些文字常常用同義詞或近義詞替換，如：《車攻》“允矣君子”之“矣”郭店簡、上博簡、漢石經皆作“也”，乃同義互換。《巷伯》“成是南箕”，敦煌伯 2978“是”作“其”。王引之曰：“其，指事之詞也。常語也。”“《廣雅》曰：‘是，此也。’常語。”^[8]按，二者皆為指示代詞，義近換用。或因避諱而改，如今本《毛詩》“國風”，上博簡《詩論》“國”作“邦”，蓋因漢代避漢高祖劉邦諱改“邦”作“國”。《谷風》“凡民有喪”敦煌本蓋因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諱將“民”改作“人”。

（七）衍文。即考古文獻中多出了文字的現象。如：《桃夭》“桃之夭夭”敦煌斯 1722“之”下衍“之”。《燕燕》“終溫且惠”敦煌伯 2538“溫”下衍“清”。

（八）脫文。即考古文獻中脫落了文字的現象。如：《終風》“不日有暄”敦煌伯 2538 脫“日”，《巧言》“爾勇伊何”敦煌伯 2978 脫“勇”。

（九）倒文。即考古文獻中語序錯亂的現象。如：《丘中有麻》“將其來施施”敦煌伯 2529 作“其將來施=”，敦煌本前二字互倒。《巧言》“匪其止共，惟王之邛”，郭店簡《緇衣》篇作“非止之共唯王慈”，簡文“之”字誤在“止”下，當移正。

五、詩經《異文》研究的意義

由於時代遙遠，語言艱澀，《詩經》可謂最難讀的古書之一。漢代的學者就曾發出“詩無達詁”、“詩無通詁”的慨歎。古人尚如此，何況今人！值得慶幸的是，近年來有關《詩經》的新材料不斷出現，展現了《詩經》的早期面貌，開拓了《詩經》異文研究的新空間，同時也推動了人們對詩意的理解。

(一)有助於對《詩經》文本的再認識。

漢石經《詩經》學界公認為魯詩。馬衡曰：“洪适見《鄭風校記》有‘齊、韓’字，斷為敘二家之異同，今茲所出，《詩》為最多，《校記》中往往有‘齊詩、韓言’等字，與《公羊傳》之顏氏言同，古文斷為魯詩。”^[9]

漢銅鏡《碩人》篇公佈後，羅福頤撰寫考釋文章，並將其歸為魯詩。^[10]

阜陽漢簡《詩經》出土後，學界對《詩經》傳本有了新的認識。李學勤推測阜陽漢簡《詩經》也許是楚國流傳下來的另一種本子。^[11]胡平生、韓自強推想它可能是未被《漢志》著錄而流傳民間的另外一家。^[12]一是因為有些用字與《毛詩》截然不同，二是因為阜陽漢簡《詩經》雖是殘簡，但每篇末有字數統計，從殘簡推測可知阜陽漢簡《詩經》無句末語詞。

上博簡引《詩經》，句末無語詞，學者或認為語詞可能是口授者隨意加上。但從《阜詩》類似現象看來，原因並非僅僅如此，上博簡所引《詩經》可能亦源自其它《詩經》文本。

敦煌《詩經》寫卷多為毛詩鄭箋本。S789、S3330、S6346等只抄錄白文諸卷，皆標題為鄭氏箋，是從鄭箋本錄而略去傳箋者也。敦煌寫卷底本雖皆為毛詩鄭箋本，但其異文形式卻異常複雜，或與《釋文》本合，或與《釋文》所引或本、一本、俗本合，或與《釋文》所引舊本合，或與《釋文》所云誤本合，或與宋人所引《釋文》合，或與《釋文》所引或本字形差異而實符，或與《正義》所引定本合，或與山井鼎考文所引古本合，或與三家詩合，或與古籍所引合，或與唐石經初刻合，或與宋本合。^[1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敦煌《詩經》殘卷有些篇章無句末語詞，與上博簡、阜陽漢簡相同。敦煌本這種無句末語詞的現象主要集中體現在《牆有茨》、《君子偕老》伯2529、斯789抄卷中。饒有趣味的是：《牆有茨》伯2529抄本第一句抄有句末語詞“也”，後有圈掉的痕跡，下文皆無語詞。這說明抄者本按習慣抄有語詞，後又注意到底本無語詞的現象做了改正。由此可見敦煌殘卷底本無語詞是極有可能的。從敦煌《詩經》殘卷看來，雖標為毛詩鄭箋，但其文字形式多異，可見《詩經》在流傳過程中可能出現過文本交叉抄錄的現象。因此，我們推測今本《毛詩》有可能也不是純粹的《毛詩》，裏面亦摻雜其它《詩經》文本。

(二)有助於訂正今本《毛詩》錯誤。

今本《毛詩》在傳抄的過程中或多或少地出現一些錯誤，導致詩意模糊不清。早有學者注意到這種現象，本文在前人基礎上或指出其中的錯誤，或對前人的說法加以印證。如：

段玉裁、王念孫皆曾指出文獻中“矜”乃“矜”之訛。^[14]《無羊》篇有“矜矜兢兢”句，于省吾認為本應作“矜矜兢兢”，系形容羊之繁多和群羊之來爭先恐後。^[15]本文據敦煌《詩經》卷子的異文又發現其它篇章中“矜”與“矜”相亂的現象。《巷伯》“矜此勞人”，敦煌伯2978作“矜此勞人”，疑《毛詩》“矜”本作“矜”，義為“憐也”。另外，《鴻雁》“爰及矜人”，毛傳：“矜，憐也”，應屬聲訓。“矜”與“憐”聲近，“矜”可能亦本作“矜”。而且二字相亂亦見於其它文獻，如郭店楚簡《老子》甲“果而弗矜”（第8簡），馬王堆帛書本、玉弼本皆作“矜”，疑“矜”乃“矜”形訛字，然則“矜”與“矜”聲音相近，才可通假。皆其佳證。

《君子偕老》篇有“委委佗佗”句，于省吾說：“‘委委佗佗’應讀作‘委佗委佗’，即《羔羊》之‘委蛇委蛇’。委佗古人諺語。金文、石鼓文及古鈔本周秦載籍，凡遇重文不復書，皆作=以代之……《羔羊》‘委蛇委蛇’，作‘委=蛇=’。此篇‘委委佗佗’，作‘委=佗=’。然則一讀‘委蛇委蛇’，一讀‘委委佗佗’，自毛傳已如此，沿訛久矣。”^[16]敦煌本斯 789 作“委=包=”，伯 2529 作“委=他=”，皆有重文符號，恰可印證于說，以讀“委佗委佗”為是。

(三)有助於古文字學的進一步發展。

異文是考釋文字的重要資料，異文對勘是釋讀出土文獻資料的重要方法。黃錫全說：“近幾年，楚簡不斷出土，而且有不少古書，據說與今書相對，很多難字不用考證就能辨識，真令人快慰。”^[17]通過考古《詩經》與傳世本的異文對勘，我們可以釋讀出古文字中那些長期令人困惑的疑難字形。如：

“𣎵”，早年王國維就已懷疑此字即“就”，並謂籀文“就”當從“𣎵”省。^[18]朱德熙亦認為“𣎵”即“就”，謂《說文》“就”字籀文左旁所從的“𣎵”就是“𣎵”字的變體。《汗簡》、《古文四聲韻》“戚”作“𣎵”，其實皆應釋作“就”，假借為“戚”。“就”、“戚”二字聲音相近，聲紐同為齒頭音，古韻同屬幽部，所以可以假借。^[19]以上說法皆未受到學界重視。直至史惠鼎銘文“日就月將”的出現，因其可與《敬之》篇詩句對勘，加之以有傳抄古文“戚”字作“𣎵”（二字均屬幽部入聲）按驗，故學界對釋“就”確信不疑，並連帶釋出了聽簋、鄂君啟節中的“就”字。^[20]

“𣎵”曾在鄂君啟節、望山楚簡、包山簡中多次出現，學者們對此字釋讀方法不一。自郭店簡出土後，此字的讀法豁然開朗。《鳴鳩》篇“其儀一兮”，郭店簡《五行》第 16 簡“一”作“𣎵”，故知簡文“𣎵”讀“一”。雖然此字構形不明，但其可讀作“一”確信無疑。這樣可以幫助我們更準確地理解其它出土文獻。

“豈弟君子”之“豈”在新出上博四《逸詩》中與之相對應的字（以下稱△）有兩種形體：第 1 簡作“𣎵”，第 2 簡作“𣎵”。後者與前者的不同在於“𣎵”形中“戈”與“糸”寫散。魏宜輝認為△當釋作“𣎵”，是一個雙聲符字，其所從的“豈”、“𣎵”都是聲符，簡文乃是“𣎵”的省體。^[21]另傳抄古文中有“𣎵”（《古文四聲韻》1. 21b）錄在“𣎵”字下，乃音近通假。此字形體與上博簡字形相似，從“豈”，不從“豆”。由此推知，上博簡“𣎵”所從“豆”形乃“豈”之省，然則△應分析為從豈省，從幾省聲。

(四)提供了難能可貴的音韻通假資料。

在出土《詩經》異文中有豐富的通假字資料，具有相當重要的音韻學價值。李學勤曾說：“簡帛書籍中又多見通假字。大家都知道，清代高郵王氏之學之所以冠絕一時，即在他們揭示了‘經典古字聲近而通’的體例。”^[22]考古文獻《詩經》異文中通假現象非常複雜，參上文。其中有僅為雙聲，而韻部較隔者，可以通假的現象，尤其值得音韻研究者的注意。

注釋：

- [1]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2—3頁，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
- [2]陸宗達、王寧《訓詁方法論》10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
- [3]周大璞《古代漢語教學辭典》107頁，嶽麓書社，1991年。
- [4]吳辛丑《簡帛典籍異文研究》11頁，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
- [5]吳辛丑《簡帛典籍異文研究》12—19頁，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
- [6]何琳儀《戰國文字聲系》855頁，中華書局，1998年。
- [7]李家浩《戰國文字附和比》，《中國語文》1980年5期。
- [8]王引之《經傳釋詞》114、202頁，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
- [9]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203頁，中華書局，1977年10月。
- [10]羅福頤《漢魯詩經考釋》，《文物》1980年6期80頁。
- [11]李學勤《馬王堆帛書與楚文化的流傳》，《楚文化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
- [12]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簡論》，《阜陽漢簡〈詩經〉研究》引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 [13]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28—29頁，中文出版社（臺北），1979年3月。
- [14]段玉裁《說文解字注》719—72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0月。王念孫《稔從今聲》，引自李宗焜《高郵王氏父手稿》，中央研究院歷史所（臺北），2000年4月。
- [15]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卷下120頁，中華書局，2003年4月。
- [16]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卷上10頁，中華書局，2003年4月。
- [17]黃錫全《楚簡續編》，《簡帛研究》第三輯77頁，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 [18]王國維《史籀篇疏證》，《王國維遺書》第四冊216—217頁，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年9月。
- [19]朱德熙《朱德熙古文字論集》1—2頁，中華書局，1995年2月。
- [20]何琳儀《聽簠小箋》，《古文字研究》25輯178頁，中華書局，2004年11月。李零《古文字雜釋（兩篇）》，《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272—273頁，1996年。
- [21]魏宜輝《讀上博楚簡（四）劄記》，簡帛研究網，2005年3月10日。
- [22]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6頁，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

凡 例

1. 以《毛詩》三百零五篇為序，逐句列出。先列《毛詩》，再按時間順序列出異文及其出處。

2. 異文材料羅列後，再逐字辨析。新出異文與三家詩、《經典釋文》相同的，亦將三家詩、《經典釋文》異文一併列出。三家詩異文後所附頁碼皆為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的頁碼。

3. 所列《毛詩》為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

4. 敦煌卷子、吐魯番文書、日本所藏唐抄本中異文材料涉及音韻通假時，因其原因複雜，先列上古音進行分析，再列中古音。

5. 有些字與原書考釋不同的用△標出，據後文補出的字用（）標出。

6. 引用各家觀點隨文附注引用文章名與出處。有些常用書目後不注書名，祇注頁碼。如馬瑞辰之說皆引自《毛詩傳箋通釋》、王先謙之說皆引自《詩三家義集疏》、胡平生之說皆引自《阜陽漢簡詩經研究》、陸錫興之說皆引自《詩經異文研究》等。引文內的標點一般保留原貌。

引用書目簡稱表

1. 上博一——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
2. 說文——許慎《說文解字》
3. 通解——林義光《詩經通解》
4. 彙校——黃焯《經典釋文彙校》
5. 聲系——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
6. 通論訂補——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
7. 疏證——徐在國《隸定古文疏證》
8. 郭店——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
9. 中山——張守中《中山王壺器文字編》
10. 上博二——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
11. 上博四——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
12. 研究——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
13. 敦俗——張涌泉《敦煌俗字彙考》
14. 叢考——張涌泉《敦煌俗字叢考》
15. 異文——陸錫興《詩經異文研究》
16. 阜——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研究》
17. 馬——《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
18. 斯——敦煌巴黎斯坦因藏《詩經》殘卷
19. 伯——敦煌倫敦伯希和藏《詩經》殘卷
20. 香港——陳松長《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牘》
21. 校讀記——李零《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
22. 前——羅振玉《殷虛書契前編》
23. 後——羅振玉《殷虛書契後編》
24. 類纂——姚孝遂、肖丁《殷虛甲骨刻辭類纂》
25. 新證——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
26. 甲——董作賓《殷墟文字甲編》
27. 乙——董作賓《殷墟文字乙編》
28. 錄遺——于省吾《商周文字錄遺》
29. 陶彙——高明《古陶文彙編》

- 30. 璽臬——羅福頤等《古璽臬編》
- 31. 璽文——羅福頤等《古璽文編》
- 32. 侯馬——山西省文物管理研究所《侯馬盟書》
- 33. 貨系——汪慶正《中國歷代貨幣大系》(一)
- 34. 隨縣——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
- 35. 包山——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工作隊《包山楚簡》
- 36. 會典——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

目次

引言 1

凡例 8

引用書目簡稱表 9

國風

周南 3

 關雎 3

 葛覃 8

 卷耳 10

 樛木 12

 蟋蟀 14

 桃夭 15

 兔置 16

 采芣苢 17

 漢廣 18

 汝墳 20

 麟之趾 20

召南 22

 鵲巢 22

 采芣 23

 草蟲 24

采蘋	26
甘棠	27
行露	28
羔羊	29
殷其雷	30
標有梅	31
小星	32
江有汜	33
野有死麕	34
何彼禴矣	35
騶虞	36
邶風	38
柏舟	38
綠衣	42
燕燕	43
日月	46
終風	48
擊鼓	51
凱風	53
雄雉	54
匏有苦葉	55
谷風	58
式微	65
旄丘	65
簡兮	67
泉水	69
北門	71
北風	72
靜女	74
新臺	76
二子乘舟	77
鄘風	79
柏舟	79
牆有茨	80

君子偕老	82
桑中	85
鶉之奔奔	86
定之方中	86
蟋蟀	88
相鼠	89
干旄	90
載馳	91
衛風	94
淇奥	94
考槃	95
碩人	96
氓	103
竹竿	107
芄蘭	107
河廣	108
伯兮	109
有狐	110
木瓜	110
王風	112
黍離	112
君子于役	113
君子陽陽	114
揚之水	114
中谷有蓷	115
兔爰	116
葛藟	118
采葛	119
大車	119
丘中有麻	120
鄭風	121
緇衣	121
將仲子	123

叔于田	124
大叔于田	124
清人	127
羔裘	128
遵大路	129
女曰雞鳴	129
有女同車	131
山有扶蘇	131
蓍兮	131
狡童	131
褰裳	132
丰	132
東門之墀	132
風雨	133
子衿	134
揚之水	134
出其東門	135
野有蔓草	136
溱洧	137
齊風	139
雞鳴	139
還	140
著	141
東方之日	142
東方未明	143
南山	144
甫田	146
盧令	147
敝笱	148
載驅	149
猗嗟	150
魏風	152
葛屨	152
汾沮洳	153